

言夕朝◎著

破光

PO GUANG



第一部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言夕朝◎著

破光

PO GUANG



第一部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破光 / 言夕朝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6. 8

ISBN 978 - 7 - 5190 - 1882 - 5

I. ①破… II. ①言…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88238 号

破 光

作 者: 言夕朝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奚耀华

复 审 人: 蒋爱民

责任编辑: 胡 笄 贺 希

责任校对: 傅泉泽

封面设计: 中联华文

责任印制: 陈 晨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电 话: 010 - 85923039 (咨询) 85923000 (发行) 85923020 (邮购)

传 真: 010 - 85923000 (总编室), 010 - 85923020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http://www.claplus.cn>

E - mail: clap@clapnet.cn hex@clapnet.cn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 × 1000 1/16

字 数: 346 千字 印 张: 22.5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90 - 1882 - 5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目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0
第三章	20
第四章	26
第五章	34
第六章	41
第七章	47
第八章	56
第九章	64
第十章	72
第十一章	79
第十二章	92
第十三章	99
第十四章	109
第十五章	115

第十六章·····	123
第十七章·····	136
第十八章·····	147
第十九章·····	156
第二十章·····	162
第二十一章·····	171
第二十二章·····	197
第二十三章·····	205
第二十四章·····	219
第二十五章·····	232
第二十六章·····	247
第二十七章·····	268
第二十八章·····	287
第二十九章·····	304
第三十章·····	313
第三十一章·····	324
第三十二章·····	340

第一章

“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堂之中一位先生正领着一群少年诵读，他念一句少年们跟读一句。声音震透门窗飘出院外，在街巷中传出甚远尚有余音。“这几日里所讲何书？”先生接着说道，

“《论语》。”

“《论语》所讲何人？”

“孔子。”

“嗯，孔子是我族大大的贤者，可不敢忘了，万年前被封为圣人的，那时但凡有人入学，必要先拜了圣人画像或是牌位，接下才是拜先生。就是皇帝见了，也要对着圣人行礼。”顿了一顿接着说道：“刚刚又念了三句，甚么意思，先不讲，回去后都好好想想，下回上学我要问的……今日就到这了，都回去吧。”

二三十个学童便一齐冲出院外，当中的两个一个唤作朱旋、一个唤作李长吉的，正凑在一处嘀咕：“今日放得早，还有不少时间，赶紧到风水楼听故事去。”随后便向人群瞄了一圈，喊道：“严子，快些，去风水楼了。”众孩童顿时响起一声哄笑。但见众人末尾挨着门边确然挤出一个人来，慌不迭地应道：“好，来了。”一边说一边跟在两人身后追去。

却说那风水楼原是镇上最大的一处商家，过往的行旅多有在此歇息食

宿的，便渐成了镇上的脸面，因镇名风水镇，于是楼名随了镇名叫了风水楼，这镇子也不甚大，只一条石板路贯穿南北通向镇外，风水楼便是在这石板路上。几个孩童急急地赶来却也不进楼，而是绕去楼后，迅捷的上到几棵树上，各自寻好位置占定。等那严姓少年赶来时已没了好去处，只得另上一树，一脚踩住一截断枝，一脚虚悬，两手抱住树身，目光投向三楼一处敞开的窗户。看不到屋内却听得一道响亮的声音：

“‘梁师弟你还往哪里去，快随我回宗门听候发落。’

‘回去还有活路么，王师兄，我二人往日并无过节，何必如此相逼！今日只当并未见我，我这一去便记得师兄的好，来日必当报答。小弟行事虽有多般不妥，可一个‘信’字还是有的。师兄负命而来，身有难处我亦明白，今日之事如何了结，师兄一言可决，小弟绝不敢怨。’”

那抱树少年心中想到：甚么事引得兄弟相争？那王师兄会否动手？

“‘我等都是习武之人，只将一个‘义’字摆在第一。师弟学得一身艺业着官府看重，自是师弟本事宗门并不干涉，也不曾想要回报，可是如此？你是贪赃枉法，又或是作奸犯科，宗门也不理会，自有官府来将就，可是这样？宗门可曾亏负了你，你却又做出那些事来。’”

少年将抱着树的胳膊又紧了紧，心里急道：到底是甚么事。只听那人接着讲道：“‘你私通自己师姐，干出这等没脸面的事，这还不算，又将本门秘技《摧心掌》私传外人，更加是天地不容了。’

梁师弟默然，一会儿才问道：‘师姐怎样了？’

‘事情发作出来，消息像长了翅膀，不出一日全门皆知，现下恐怕江湖上已传遍了。师妹她经受不住，前几日夜将一柄匕首插进了心口。’

那梁师弟呆了半晌作不得声，‘是我对不住她。’

‘你对不住的何止师妹，最可怜是我那侄女，本来就没了爹，如今娘也没了，只八九岁年纪还不知要受多少白眼闲话，可怎生是好，唉！若不是闹得这么大，我本不愿前来寻你，事到如今你将如何？’

‘早闻得师兄一手《落英神剑》舞得出神入化，深得掌门青睐，师弟想要请教一番。’

说罢挥着一双手掌向对方拍去，两人战到了一处。这二人向上一跃就是十丈，一步跨出五六丈外，你刺我一剑，我还你一掌，一躲避一趋闪快

若闪电。旁观之人早已辨不分明，还只道无甚稀奇，哪里知道这里面的厉害。

打斗只持续了片刻光景，那梁师弟便罢手不战说：“大开眼界，大开眼界，小弟自叹不如。事情闹到这步田地，我自知有罪，但有一事还求师兄。”

“甚么事？”

“我未有妻室，在官中公干了这些年积了些钱财，请师兄为我转交给宛秋侄女，只说是她娘留给她的。”说着便掏出一个物事抛过去。

“好，我必办到。”王师兄接过东西应道。

“还有一事，师门秘技我不曾私传外人，我虽与人切磋拳脚功夫，可未将功夫传给外人，绝无此事。师兄定要将此事禀明掌门。”

“我定会将你这些话回禀掌门。”

“如此先谢过师兄了。”说完便是深深一揖，手中不知何时多了柄短刃，对着心口就是一戳，顷刻间没了气息。那王师兄携尸身回无极门去了。”

一语毕屋内活泛起来，纷纷作声。听得一人说：“那梁师弟莫不是镇守风林关的梁佐梁大将军？”

“正是此人。上回荒国来犯，就是在风林关折了万余人马，这梁佐因功升了三品的将军，管着边关的一应军马钱粮，在朝中的势头正是旺涨的时候。听说皇家正寻摸合适的女子与他为妻，可惜了啊。”

“这无极门出手就夺了一个三品将军的命，不怕开罪朝廷么？”

那说书先生道：“怕甚么，武林中的门派与朝廷向来是井水不犯河水。无极门中弟子有多少在朝中效力，梁佐只是不错的一个，算不上最好，他能比他师兄王鼎厉害，能比无极掌门厉害？这无极门可是原国第一等的门派，多少门人弟子，一旦有心作乱，只怕有亡国之危。何况无极门一向是护持原国的，也不插手朝廷事务，一个三品将军死了也就死了，只当是殉国，断没有为此与无极门交恶的道理。”

又听一人道：“不知朝廷有何动向？”

那先生又继续说道：“能有甚么动作，追赠梁佐明候，要了尸身厚葬罢了。只是这关防守将空悬，荒国闻讯又忙着聚兵，朝廷急着找补守将人

选呢。”

众人又议论了一番，兴头又回到了那秘技上。“不知那《摧心掌》是甚么厉害法门，教无极门如此看重。”那先生说道：“这摧心掌乃是无极门三大秘技之一，倘使被一掌打在身上，从外面看是无甚大碍，可体内脏器却遭创损，是专伤人内腑的功夫。试想若是一掌打在头脑或是心口处，立时就要人性命，端的厉害。武林中的门派遍布天下，有名有姓的不下百余家，想要立足被世人待见靠得甚么，靠的就是自家功夫硬。谁家没有看家的本事，否则何以服人，这也是一个门派的根基动摇不得。如若让别的人将看家宝弄了去，还有何可以恃仗，私传功夫这是万万不许可的。那王鼎使的《落英神剑》是另一秘技，还有一样是只有掌门才能习练的《先天功》，据说是一门内功之法，这便是无极门的镇门功夫了。”

又搅扰一阵，有人说道：“掌柜的，准备一桌酒菜，我等还要再向林先生请教，还望先生入席。”那说书先生嘿然一笑：“又教李员外破费了。”众人散去。

三个少年回到街上朱旋对李长吉道：“刚才是你爹请说书的吃酒。”

“嗯，我爹想送我去城里学武，从先生那儿打听些消息。”

“好啊，要是学了那《摧心掌》才好，我也当个将军，领着千军万马揍他荒国狗日的。”一边说一边挥动手势在严姓少年身上比划着，心里想着高手的招数。

“还有用不完的钱，还有皇帝送媳妇。”长吉一语让三人笑了。

朱旋又道：“照我看林先生也是个习武的，对武林门派恁地明白，对各式功夫没有不知道的。”

长吉道：“听我爹说林先生不是镇上的人，四个月前来的我们这儿，吃住都在风水楼，掌柜的还不收他钱。上城里学武你二人去不去？”

“我爹也说了，念了几年书字也识得了，再念下去也做不得官，没甚么用，还是寻个出路。你才十一岁不妨先去武行学几年，若不成再去弄个营生也不碍事。他同意学武，只不知去哪里学。我回去同他说你要去城里，也叫他送我去，可有个伴，严子你也同我们一起去吧。”说着看向身旁少年。

“我，得问我娘。”少年啜嚅着，三人不再说道。

一会儿长吉道：“每年这个时候先生都要休学一月，开学时没甚么人了，多半学武去了。严子你比我俩还小着一岁，待在镇上做甚么。你娘要不许你去，你就说在镇上马三几个会掐你身子，与我二人在一处会没事……”

走着一会儿，朱旋与李长吉先后转进巷子回去了。

少年前行直出了街到了镇外，才向横里一拐上了一条泥沙路，又行得一阵拐了两拐，将要靠上山梁时方现出一道篱笆院墙，进院是横竖两间房，一三十来岁妇人正在厨房内擀面。

“娘。”

“去院里拽把叶子洗净了拿来。”

少年站在门边，依言去了。

片刻面已下锅煮沸，“去拿碗筷。”说着那妇人抓起一把菜叶丢进锅中，等拿过碗筷使用筷捞起白面盛出两碗，少年自行往面中加入油盐酱料端上桌，扒咽几口说：“学堂休学了。”

“何时开学？”

“先生说一个月后。”停了停，“朱旋和李长吉都要去城里学武，我也去吧。”

“朱旋他爹是镇上的里长，李长吉他爹是员外，只有你命不好，爹早早病死了，学武要花好多钱的，咱家没钱。再说学武那么简单？你是那个料？”

少年不再言语，默默吃了面自去井口舀水刷了碗筷收入厨房。出院进了后山，在一块大石下取出一木盒，内有一书，名为《游侠传》；便躺在石头上细细读起来：慕名、跪雪、拜师、奇遇、神功……直至天色渐黑方才回转。

几日后三个孩童又碰到一块，“严子，跟你娘说了学武的事么？”

少年点点头，“嗯。”

“你娘同意么？”

“娘不许。”

“你娘打算叫你做甚么？”

少年一怔，摇摇头。

李长吉叹一声道：“你们知道么，林先生也要走了，已向风水楼掌柜辞行了，就是这两天了。”顿了顿又笑道：“严子今后可没故事听了，待在这儿有甚么劲呀。”

朱旋也道：“我听爹说，说书人本就是长年四处游走的，像林先生这样，在我们这儿一住四个月算是很长了。严子你不如跟了先生去，天天有故事听。”

少年一笑，浑没在意两人后来的话，只是想着林先生要走，心中一空像失了甚么。三人又厮混一会儿散了，严少一时不知向何处去，游魂一样走着，恍惚间竟到了风水楼；停了停便绕到院后，挨了树坐下，低着头在那里发呆。

俄而头上响起一声喊：“哈，那少年。”仰头看去，三楼窗中探出一个头脸：白净脸面，两眼有神，笑呵呵看向自己，正是那林先生。少年愣愣的直起身靠树站立，左右瞧瞧确信是对自己喊话，却不知是何事。“上来，我们说说话。”

上得楼来细看之下，此人约莫不过四十年纪，一身做派不似镇上人。一见少年开口就道：“我认得你，你姓严叫严勤，十岁了，你娘姓赵，家在镇最南头靠山脚。是也不是？”少年点点头，说话间伙计上了四样菜一壶酒：一盘花生米，一盘切好的熟牛肉，一碟酱豆干，一碟腌咸蛋。少年见此不知所措，“来，吃么，一边吃一边说话。”说着自斟了一杯酒。少年也拿起筷伸向装花生的盘子，夹住一颗送入口里。那人见此一笑，夹了几片牛肉送到少年碗中，“多吃些。”自己却不吃一口，一手按杯一手拿着根通体淡绿的短棍，此棍长约两尺，非金非木，也不像玉，不知是甚么石材；既不是笛也不是箫，不知作甚么用。那人看出少年疑惑，把着绿棍说道：“这可是好东西，只是对常人却无用处。”

既是好东西为何又无用处，少年不解，小声问道：“值钱么？”

那人一听笑了：“却又不是银钱讲得清了。若是拿去卖，未必卖得甚么钱，可你有钱却买不到；只有一干非常人等才看重此物。你摸摸看。”

说罢递了过来，严勤接了细细摸索一阵，还回去道：“是驱鬼避邪的么，还有占卜通灵用的？”

那人哈哈笑道：“不是不是，不要瞎想了，你小小年纪怎么知道驱鬼避邪的，还有甚么占卜通灵。”接连喝了两杯，

“书上看过的。”

“爱念书甚好，可一直念有甚么用。听李员外说镇上休学了，他要送小子城里学武，你有甚么打算？”

“不知道。”

“你娘呢？”少年摇摇头。“只顾着说话，别忘了吃东西。”说着又往少年碗中夹肉，还有咸蛋。“你想不想学武？”点点头，“学武很苦的，比念书还苦，你怕不怕？”摇摇头，“若受不得苦，如何是好？”

少年想想，“受不了我就不吃饭。”

那人奇道：“为甚么？”

“每回我背不出书、默不出字，娘就不许吃饭，这样就又会了。”

林先生忍着笑道：“好，好孩子。”又是几口酒下肚，脸已见红，兀自说道：“这学武所为何事？去与人打斗么，对不对；可一旦学了又少不得与人打斗，有甚么奈何。你可记好了，习武是为了打熬自己的身骨，身体变强了就有了根基，凡事都可做得。有句话讲‘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说的便是身体的锤炼；这筋骨皮还好说，就是我也能寻出些法子，只要肯吃苦；难就难在‘内练一口气’，看不见摸不着，不是肯吃苦出力就能成的，练得差了反而有大祸，凶险比那筋骨皮更甚。所以你要格外留心那些呼吸、吐纳、行气的法门，一有不妥便不再继续。不过想来城里都是些粗浅的门路，用处不大，害处也不大；能不能学得上乘功法，难，看机缘了。”

少年纳罕：我又不得学武，却说这些事与我作甚。

“纵是习得高明功夫又如何，匆匆百年不足道也，不足道也。你说功夫练得极高，天下第一，然后又如何？”少年一脸茫然摇摇头，“这武到了尽头便另有一番新天地，‘尽头’二字何足道哉，不过起点，不过起点，那时你便明白此物的用处。”说着晃晃手中的短棍。

一壶酒喝得差不多时，林先生将咸蛋全拨入严勤碗中，“都吃了，请你来还有一番因由，我明日就要去别处，正想着答谢多日的主顾，可巧就看见你，你们偷听几个月，也算得主顾啦。”说罢哈哈而笑，又将吃剩的

物事包了一包，叫少年带走。

回至家中，严勤见娘正在煮面，捧出包打开来，“娘，给你这个。”

妇人见了忙问：“哪里来的吃食？”

“林先生给的。”

“林先生？”妇人疑道，“风水楼的说书先生？”

“嗯，正是他。”

“那就收好了，准备吃饭。”饭间，妇人说道：“勤儿，长吉他们五日后就去城里了，你可想去？”

“嗯。”点点头。

“娘想过了，待在这儿也是浑过日子，不如去学学看，总强过甚么也不做；你就与长吉他们同去，可好？”

“好啊，娘。”严勤一脸惊喜。

饭后赵夫人便出去了。严勤兴奋地在屋里屋外鼓捣了一番，最后进厨房偷抓了一把花生，出门往后山而去。在大石下取出《游侠传》，挥剑、杀敌、成名……至晚间赵夫人回来说道：“好了，都说妥了，你就随长吉他们一道去。”

接下来几日赵夫人忙着为严勤出门做准备，缝制了几件衣物鞋子，并整治了两只鸡。严勤何曾过得这般日子，整日里只和朱旋、李长吉在一处玩耍。这日夜里赵夫人正为严勤收拾行囊，说：“明日就要去城里了。武行的规矩一年方能回一次家，一年的学钱是五十两银子，管吃管住，娘已将银子托给了李长吉他爹，他也随你们一同去，你只跟着走就是。到了城里要听师傅的话，不要惹师傅生气；有事多和朱旋、长吉二人说说。还有，要用功，不要记挂娘，长大了要有出息，要对得起你死去的爹。”话音落几至哽咽。

严勤道：“娘，我知道了。”

“好，去睡吧，明日要早起。”一宿无话。

次日一早，赵夫人和严勤就赶到镇北，已有马车在候着。上车前赵夫人对严勤说：“勤儿，还有一事你须记仔细了，娘新腌了一罐酱，还埋在老地方，记得取出来吃，你可记住了？”

“记住了。”说罢心中甚奇，我要一年后才回来，说这个作甚。朱旋

和李长吉正招呼他上车，等人都齐了，车子启动了。严勤向娘挥手，一来道别二来叫她回去。赵夫人却站着不动只望向严勤，等车行的远了，赵夫人只剩下一道身影时，却又矮了下去，似是蹲在了路边。严勤想着：是娘站累了么？最终不见了身影，车子依旧向城里行去。

第二章

车子行了一日，至夜间歇息一宿，第二日晌午过后进得城来。待停妥下车，便看见街巷之中一片屋院，眼下便是一进敞开的大门，武极馆三个大字赫然入目。一众人等进得门去办妥一应事项，分下住处放妥行李，四下转了一圈，便觉无事可做。

朱旋对长吉严勤说：“我们且去城里转转，可比镇上大多了。”

长吉向爹交代了一声，“去看看也好，不要走远了，记得赶回来吃饭，和师傅见面认一认。”

三人上了街直走了半个时辰还不见头，严勤担心道：“回转吧，再走远可找不到回去的路了。”

“丢不了你。”朱旋长吉二人笑道。

三人走走停停、指指点点，便见到一家书肆名曰“温故”。进门望去却是冷冷清清，只店家一人坐于门处看书，也不向三人望上一眼。倒是柜架收拾的颇为洁净，一排排书册摆放的整整齐齐。严勤细看去一应书籍竟不认得，有甚么《高等数学》《微积分》《概率论》《几何学》《代数论》等，换一个柜架又是甚么《力学概要》《电磁学》《热力学》《相对论》《量子力学初探》等，从不曾听闻过。拿过一本翻看，满纸怪异的图像画符犹如天书，文字俱都识得却不知所云。

就听朱旋问道：“掌柜的可有拳谱剑谱一类的书么？”

“没有，那些书只有在各武门之中才见得到，外面是没有的。”

朱旋招呼着二人便离去，出门时严勤忍不住问道：“掌柜的，你那些书是作什么用的？”

那掌柜原是一老者，约莫六十开外，一头灰白乱发，听得此问便将目光从书上移开向严勤看来。

“这些都是从万年前保存下来的学问，包含天地间的道理，大至日月小至微尘，你能看到的想到的物事，都可在这里找到因由；只要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得到的好处讲也讲不完，你看过之后就明白我所言不虚。”

“掌柜的，我一点都看不懂，我也没钱。”

“没钱怕甚么，你就在这里看，书不拿走不用钱；看不懂也不打紧，这里书都排放好的，一个柜架放着一类书，且由易到难、由浅入深也是按顺序放的，你只需按次序取看，没甚么难的。若有不明白的，可以问我，老头子一个人闲着也是闲着，你来问我不打紧。”

“严子走了。”这时朱旋李长吉在门外招呼了，严勤出门来还听得朱旋在那里唠叨：“不知卖的什么劳什子的鬼画符。”三人见时候差不多便回转去。

晚饭时分李员外领着十来个孩子在武馆旁一处酒家用饭，片刻便引着一壮年入席，对众少年说道：“这位是武极馆的田师傅，以后就是你们的管教师傅，都来拜见师傅吧。”

众少年齐声喊道：“田师傅好。”

“大家一齐向田师傅敬酒。”众人敬酒罢，又听李员外道：“长吉，爹不在身边管不得你，已经拜托了田师傅对你严加管教，要是听见你不守规矩、不敬师长的话，我可不依。”

“知道了，爹，我听田师傅的话，让你放心。”

“这就好，你去敬师傅一杯酒。”饮罢李员外接着说道：“趁着这个机会，请田师傅给你们讲讲武馆的规矩，都听仔细了，可别到时候犯了规矩受师傅罚。”

田师傅吃罢一口菜放下筷来道：“在我原国，说起武林中的门派，排第一的就是无极门，从无极门出来的弟子大多都能在朝廷谋个好差事；前一阵殉国的梁佐大将军——三品的官职，镇守一方，死后封侯——就是无极门的弟子。我武极馆其实也是无极门设的武馆，目的就是调教你们这样

的少年，从中挑选艺业最优秀者进无极门，所以你们进了武极馆，也算得上是无极门的弟子了。”众少年听罢一阵欣喜，交头接耳叽喳一片。田师傅继续说道：“就拿今年来讲，算你们在内入我武极馆的弟子将近五百，而上面只挑了五十人去，可说是十中取一，一旦被选去，可以说今后的风光是少不了的，就连你们的爹娘也跟着沾光。怎样，你们有没有这个信心呀？”

众少年纷纷应道：“有信心。”

李员外此时说道：“田师傅就是从无极门出来的弟子，一身的功夫那可是了不得，你们遇到这样高明的师傅，可都要打起精神来，踏踏实实地跟着师傅学本事。来大家再敬师傅一杯。”

酒席热闹起来，几个机灵的便凑到师傅跟前献殷勤。严勤对着满桌的菜只顾吃，田师傅也将众少年认了一遍，认到严勤时一少年抢着说道：“师傅，他叫严勤。”严勤只得说一句“田师傅好”便再无言语。

长吉此时接过话道：“爹，刚才严勤在街上差点要笑死我。”

“怎么？”

“起初他不肯走远，怕找不到路回不来；后来在街上看到两家面摊，一家刀削面一家拉面，他竟被迷住了不肯走，还说要学会这个回家给他娘尝尝。”

说罢众人哄笑起来，便有一少年道：“严子，你回去了不如开个面店，让我们都尝尝才好。”大家又是一通笑，严勤也不由得笑了。

第二日一早严勤从熟睡中惊醒，忙随一众少年跑去，田师傅已经站在那里，等众人到齐了说道：“从今日起你们就是我的弟子，要想学得好功夫，不吃苦是不行的，想来你们也是清楚的，这样的话我不再多讲，你们能做到便做，不能做到便不做，我是不去理会的，全凭自己，都听明白了。”

“明白。”

“好。一日之计在于晨，此时天将明未明，日将出未出，万物休养一夜，天地间生气勃发，正是习武之人呼吸吐纳的好时候。跟着我做，两脚张开同肩宽，两臂张开，舒张肺腑，口鼻齐用，吸——两臂朝上，闭口，呼——两臂向下，张口，吸——两臂朝上，闭口，呼——吸——呼——